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苏〕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著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上 册)

[苏] 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著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7年·北京

В. К. Арсеньев
В ДЕБРЯХ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
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1

内 部 发 行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上、下册)

[苏] 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著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1 3/8 印张 552 千字
1977 年 6 月第 1 版 197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87 定价：2.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弗·克·阿尔谢尼耶夫(1872—1930年)是沙俄军官,俄国地理学会会员,俄国东方学会会员;曾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博物馆馆长,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黑龙江)分会会长。

十九世纪末起,阿尔谢尼耶夫就在沙俄军队中供职,从事军事考察活动,经常以“旅行”、“探险”为名,在沙俄侵吞的我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搜集军事、地理等项情报,为沙俄侵略者统治和掠夺这一地区提供资料,出谋划策。由于侵略有“功”,短短几年,他便从一个普通的士官学校毕业生晋升为俄军中校。同时,他还披着学者、作家的外衣,著书立说,推销他那一套沙文主义的黑货。阿尔谢尼耶夫是老沙皇殖民扩张政策的忠实鹰犬。

阿尔谢尼耶夫出版过《1901—1911年乌苏里地区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概要》、《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等书。《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由《乌苏里地区之行》和《德尔苏·乌扎拉》两部分组成,记述他在1902年、1906年和1906—1907年在这一地区的“考察”活动。据作者自供,他的这些活动经费全部由军方提供,人员从陆军中抽调,并一再得到海军舰只的支持。在本书里,作者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极力丑化、污蔑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真正主人——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各族人民,恬不知耻地颂扬沙俄侵略者的“文治武功”,千方百计为老沙皇的侵略行径开脱罪责。

尽管阿尔谢尼耶夫多方掩饰,他还是无法抹杀下列严峻的事实:“考察队”所到之处,“到处都能碰上中国人”,处处都是用中国各族语言命名的地方;古道是中国人开的,树号是中国人砍凿的,狩猎的碓子房是中国人搭的;中国的古庙、中国的对联……一切的一

切,全是中国的,而俄国移民却只不过是“在异国土地上”。阿尔谢尼耶夫的“考察队”到处碰壁,完全淹没在中国各族人民仇恨的海洋之中。入侵者竖立的标记被拔掉,他们那些为侵略强盗树碑立传的地名根本得不到承认,“只是标在地图上的,当地居民根本不知道”,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阿尔谢尼耶夫的这部书,在这些方面正是沙俄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的一个可耻罪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对于研究沙俄侵略乌苏里地区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今天,苏修新沙皇正在“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重温老沙皇的旧梦。他们全盘继承老沙皇的侵略衣钵,胃口比老沙皇还要大。他们怀着卑鄙的政治目的,更改远东地区的中国传统地名;他们狂热吹捧阿尔谢尼耶夫,说他的作品具有高度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又把阿尔谢尼耶夫的著作改编成反华电影《德尔苏·乌扎拉》,到处放映,疯狂进行反华。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他们肆意篡改历史、美化老沙皇、制造扩张舆论的丑恶表演。但是,新沙皇的这种卑劣行径,必然遭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在铁的历史事实面前,终将被碰得头破血流,他们的下场也决不会比老沙皇好一些。

阿尔谢尼耶夫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曾多次印行,现根据苏联国家地理出版社莫斯科1951年版译出。翻译时参考了若干种其他版本,与1951年版本不一致的,选译了一部分,放在脚注里。初版中有一篇作者自序和什库尔金写的关于地名的说明,一并译出,附在书后。

本书涉及的地名很多,其中不少是中国的传统地名,由于正文和注释在地名的书写和解释上往往不一致。为便于研究参考,给本书的两部分各编了一份地名索引,作为附录。

1976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玻璃沟	1
第二章	初遇德尔苏	8
第三章	打野猪	14
第四章	朝鲜屯见闻	23
第五章	勒富河下游	29
第六章	兴凯湖上的暴风雪	42
第七章	启程前的准备和考察队的装备(1906年)	53
第八章	溯乌苏里江而上	70
第九章	翻山越岭到科克沙罗夫卡村去	79
第十章	伏锦河谷	91
第十一章	穿过原始森林	102
第十二章	大森林	111
第十三章	翻过锡霍特山脉到海边去	120
第十四章	奥耳加湾	135
第十五章	阿尔扎马索夫卡河畔历险记	153
第十六章	弗拉基米尔湾	164
第十七章	德尔苏·乌扎拉	173
第十八章	阿姆巴	186
第十九章	里伏锦	195
第二十章	该诅咒的地方	203
第二十一章	返回海滨	219

第二十二章	鹿鸣	233
第二十三章	猎熊	246
第二十四章	与红胡子遭遇	262
第二十五章	林中大火	271
第二十六章	冬季行军	281
第二十七章	到伊曼去	291
第二十八章	困难的处境	303
第二十九章	从瓦贡别到帕罗沃齐	315
注释		329
植物和动物名称俄、拉、汉对照表		337
地名索引		354

第一章 玻璃沟

13

麦通港 什科托沃村 北岔河 遇豹 大尖山
马鹿

1902年，有一次我率领侦察队^①外出执行任务，曾经沿济木河¹溯流而上。这条河在什科托沃村附近注入乌苏里湾。我的侦察队由六名西伯利亚士兵组成，有四匹驮马。我执行的任务是从军事角度对什科托沃区进行考察，研究大尖山²山结的几个山口——四条河流（济木河、麦河、刀毕河³和勒富河）的发源地。其次，我还应察看兴凯湖旁边和乌苏里铁路附近所有的小路。

这里所说的山脉始于伊曼附近，向南走，与乌苏里江平行，再自北东走向南南西，从西面的松阿察河和兴凯湖与东面的刀毕河之间穿过。这条山脉再向下延伸，便分为两支：一支走向西南，就是贯穿整个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的鲍加塔亚格里瓦山脉；另一支走向南面，与一座高岭即刀毕河和苏昌⁴河之间的分水岭会合。

乌苏里湾的湾头叫做麦通港。麦通港过去伸入陆地相当深，这是一目了然的。现在离海约五公里处，能看到陡峭的海蚀崖。塘¹⁴沟子⁵河河口原来在现今的散⁶湖和二泡子⁷湖，而麦河⁸河口则位于现在铁路线和麦河交叉处以上不远的地方。这片面积为22平方

^① 原文为 *Охотничья команда*，是沙俄军队中主要担负侦察任务的小分队。
——译者

公里的土地全部是多沼泽的低地，由麦河和塘沟子河的冲积物淤积而成⁹。沼泽地里还留存着一些小湖泊，说明这些是过去最深的地方。这种海退和陆地增长的缓慢过程目前仍在进行。不久，麦通港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港湾里的水现在已经相当浅了。麦通港西岸由斑岩构成，东岸则由第三纪沉积层构成：麦河河谷里到处是花岗岩和正长岩，而河谷以东则是玄武岩。

什科托沃村在济木河右岸，离河口不远。它建于1864年，1868年曾被红胡子放火烧毁，于次年又重建起来。据普尔热瓦斯基1870年统计，全村有六户人家，男女共三十四人¹⁰。我来到这里时，什科托沃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村庄了¹¹。

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天两夜，对这一带进行了考察，并准备远行所需的物资。济木河长30公里，东西流向，右面仅有一条支流——北岔河。当地的居民把北岔河流经的河谷称为“玻璃沟”。这个名称来源于中国猎人的一所碓子房^①，这所房子的窗户上镶着一小块玻璃。应该说明，当时乌苏里地区一座玻璃厂也没有，所以玻璃在穷乡僻壤特别珍贵。在深山老林里，玻璃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单位。用一个空瓶子可以换到面粉、盐、小米，甚至还可以换到毛皮。老住户们说，过去发生殴斗的时候，仇人们都拚命闯进对方的屋子里，把玻璃器皿打碎。因此，中国房子窗户¹²上那一小块玻璃是件奢侈品，也就不足为怪了。它受到当地头一批移民的重视，他们不仅把那所房子和小河叫做“玻璃房子”、“玻璃河”，而且以“玻璃”二字称呼整个这片地方。

从什科托沃村沿济木河河谷上行，起初有一条乡村大道，过了诺沃罗西斯科耶村，大道立即变成了小路。顺着这条小路可以走到苏昌河、干沟子¹³河、诺沃涅仁诺村。小路一会儿在河这岸，一

① 供猎人用的小房。——译者

会儿又转到河对岸，来回绕了好几次，汛期期间这条路不能通行，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清晨从什科托沃村出发，当天到达玻璃沟沟口，并且进了沟。北岔河流向西南西，方向几乎一直不变，仅在离河口不远的地方才转向正西。玻璃沟宽窄不一：窄的地方只有100米，宽的地方有1公里以上。它象乌苏里地区的大多数河谷一样，地势特别平坦。沟两侧的山岭上长满了弯弯曲曲的柞树，山坡很陡。平地与山岭的界线极为明显。这说明，这里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剥蚀。河谷原先很深，后来才被河流的冲积物填平。

越深入山区，植物长得越好。茂密的混交林代替了稀疏的柞树林。混交林中有许多红松。我们顺着中国猎人和挖参人开辟的羊肠小道前进。走了将近两天，到达“玻璃房子”，可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废墟。这条小道越来越难走，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走了。小道上野草丛生，许多地方被风倒木堵塞。不久，连这条小道也没有了。我们有时碰到野兽走出来的小路；只要它们和我们走的方向一致，我们就走这样的路。不过，我们走的多半是无路的荒地。第三天傍晚，我们来到大尖山山脉跟前，这里的一段是南北走向，平均高度约700米。我将人马留在山下，自己带着奥连季耶夫登上近处的一座山峰，以便了望一下，离山口究竟还有多远。自高处俯视，群山历历在目。原来，分水岭离我们还有两三公里远。显然天黑以前走不到那里。即使能走到，也要冒着在没有水的地方过夜的危险，因为在这个季节，山溪的源头几乎全部干涸了。我决定在人马停留的地方就地宿营，养精蓄锐，明天再向山口进发。

平时，我从来不拖到黄昏才住脚，总是及早宿营，趁天还没有黑的时候搭帐篷，准备过夜用的烧柴。当士兵们张罗宿营的时候，我趁空出去观察附近的情况。经常陪我出去进行这类观察活动的是波利卡尔普·奥连季耶夫——一个非常好的人和出色的猎手。

那时他大约二十六岁。中等身材，长得十分匀称。淡褐色的头发，粗线条脸型，留着两撇小胡子。这么一描写，读者对他的外貌就会有几分印象了。奥连季耶夫是个乐天派。甚至在我们碰到伤脑筋的境况时，他的情绪仍然很好，并且竭力劝我相信，“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会更加美好的”。我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之后，便带上枪，和他一同出去观察。

16 太阳刚一沉入地平线下，它的金色的阳光还映照着山尖，而河谷里却已经出现了昏暗的暮色。树梢的黄叶在淡白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分明。在飞禽中、昆虫中、枯草中，甚至在空气中，处处都可以感到秋天临近了。

我们翻过一道不高的山岗，进入了另一条密林丛生的峡谷。山间的溪流已经干涸，宽阔的河床横穿峡谷。我和奥连季耶夫就在这里分手。我沿着砾石滩向左走，他往右去。还没有过两分钟，突然听到他那边一声枪响。我转过身来，就在这一瞬间，看到空中闪过一个柔软而又五色斑斓的东西。我向奥连季耶夫奔去。他正在匆匆忙忙地装子弹，可是，一颗子弹偏偏卡在弹仓里，枪栓推不上去。

“你打着什么野兽了？”我问他。

“好像是老虎，”他回答。“它卧在树上。我瞄得很准，想必是打中了。”

卡住的那颗子弹终于取出来了。奥连季耶夫又装好子弹，我们俩人便朝野兽隐没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走去。枯草上血迹斑斑，说明野兽确实被打伤了。突然，奥连季耶夫停住脚步，侧耳细听起来。就在我们前面稍稍偏右一点的地方，传来呼噜呼噜的声音。在一片密密的蕨丛中，什么也看不见。横在地上的大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奥连季耶夫刚想从倒木上爬过去，受伤的野兽却抢先一步，迅猛地向他迎面扑来。匆忙间，奥连季耶夫甚至来不及用肩

膀顶住枪托，就紧朝它开了一枪——打得准极了。子弹正中野兽的头部。它倒在树木上：头和前爪垂在一边，后半身垂在另一边。垂死的野兽还抽搐了几下，并开始啃地。这时，重心改变，野兽的整个身子缓缓前移，最后，终于沉重地倒在猎人的脚下。

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只金钱豹¹⁴。当地的居民称它为“豹”。这只漂亮的典型猫科动物很大。它身长（自鼻端至尾基）1.4米，体侧和背部的毛色黄褐，腹部呈白色，全身布满黑色的斑点，排列成行，犹如老虎身上的黑纹。体侧、四爪和头上的斑点很小，颈部、背部和尾部的斑点很大，呈环状。

在乌苏里地区，金钱豹仅生长在南部，主要分布在绥芬河、波谢特和巴拉巴什等区。它主要捕食梅花鹿、狍子和野鸡。这种动物很狡猾、机警。为了摆脱猎人的追捕，它往往爬到树上，选择一根与它留在地上的脚印相对，并正好冲着猎人视线的大树枝，全身紧贴在上面，头放在前爪上，一动不动地队在那里，始终保持这种姿态。豹很懂得，紧贴在树枝上，头冲着猎人，比身子冲着猎人更难被发现。

我们剥豹皮用了一个多小时。当我们动身返回宿营地时，暮色已经很浓了。我们走了很久，终于看见了宿营地上的火光。过了一会儿，就可以分辨出树间的人影。人影移来移去，时时遮住了火光。宿营地上的狗一齐叫了起来，欢迎我们归来。士兵们围着死豹，一边细细观看，一边议论，一直谈到夜里。

第二天我们继续前进。河谷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难走。我们在无路的荒地上行进，所想的只是怎样才能少绕些弯路。

中午，我们走到山脊跟前。再往上去，坡陡难行。马鼓起全身的力气向上爬，累得四肢发抖，常常失蹄摔倒，它们张大鼻孔，艰难而又急促地喘着气。为了减少上山的困难，我们盘旋前进，常常停下来整理驮物。最后，我们终于爬上了山脊。在这里休息了半个

小时。在长满树木的山脊上走路，时时都要小心，应当常常停下来，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否则很容易迷路，雾天尤其如此。记得，我曾经这样迷过好几次路。为了不重犯错误，我登上了山脊的最高峰。

自高处俯视，大尖山全脉尽收眼底。它向北走，微向东拐。眼前这一段山脉轮廓模糊不清，可是，向东走的那一段（大概在刀毕河和乌拉河¹⁵上游）又高又雄伟。山脉的西坡陡峭险峻，而东坡则比较平缓。向左可以远远地望见麦河和济木河。向右可以看到复杂的苏昌河流域。这一边的地形切割严重，使我久久弄不清楚，这些小河究竟流向什么地方，属于哪个流域。前面约5公里远的地方，耸立着一座不知名的圆顶子山。我把这座山定为下一次测定方位的地点。

大尖山顶上林木粗大，林下植物很少，因此，我们牵着驮运行李的马匹走得相当快。在一个地方，我们吓跑了两只马鹿，一公一母。马鹿跑出几步，就停下来，象被钉子钉住了似的站在那里，回头望着我们。一个哥萨克刚要开枪打它们，被我制止了。我觉得，打死一对这么漂亮的动物实在可惜。再说，我们带的食物很充足，马驮的东西又过重，我们反正也不能带走这两只死鹿。我看着马
18 鹿，欣赏了好几分钟。后来，公鹿终于忍不住了。它短促地叫了一声，仰起头来，双角抵背，矫健地跳着，顺山坡斜跑下去。

在滨海边区生长的赤鹿叫做马鹿。这种美丽的动物体形匀称，身长1.9米，高1.4米，体重达197公斤，夏毛赤褐色，冬毛灰褐色，并有浅黄色的臀斑。公鹿的颈部长而有力，长着鬃毛，头很美，耳朵大，呈筒状，能灵活转动。两角左右分开，成叉状，前部有一对眉枝，上部有几个分枝。鹿角冬季脱落，春季重生，而且每年多长出一个分枝。因此，根据分枝的数目可以推算出鹿的年龄，不过要加一，因为初生的鹿仔当年不长角（无角幼鹿）。但是，分枝的

数目是有限的。一只成年公鹿角上的分枝，通常不超过七个。以后只是越长越重，越大，越粗了。春季新生的、充满血液的、尚未硬化的茸角，叫做鹿茸。

马鹿生长在乌苏里地区南部，乌苏里江的整个河谷及其支流附近都是它栖息的地方，其活动范围不超过锡霍特山脉针叶林区的界线。在沿海一带，直到奥林匹克角，都有它的踪迹。

马鹿夏季栖息在森林茂密的山阴坡上，冬季则活动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河谷里，以及旷地和幼林相间的平原森林中。马鹿夏天最爱吃胡枝子，冬天最爱吃山杨、甜杨和矮桦的嫩枝。

中午，我们安排了一次大休息。据我估计，我们现在离圆顶子山可能不远了。

旅途中应当量力而行，这里指的不单单是人力，更重要的是指驮运畜力。马驮载的东西确实很重，因此，每当停下来作较长时间的休息时，必须卸下鞍驮。

刚一卸鞍，我们立刻把马放了。地上的落叶下面，草还是青的，这就可以用作牧草。

第二章 初遇德尔苏

林中宿营 夜里的来客 不眠之夜 黎明

休息后，我们这支队伍又上路了。这一次我们不断碰上风倒木，因此行进速度很慢。下午四点钟左右，我们走近一座不知名的山峰。我将人马留下，独自登上山顶，再次观察周围的情况。

上树这件事一定要自己做，不能交给士兵，因为需要亲自观察。不论士兵把他所见的景物描述得多么详尽清楚，根据他的话也难以确定方位。

我自高处看到的一切，顿时打消了我的疑团。此刻我们所在的圆顶子山，恰好是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个山结。一道高岭由山结向西延伸，岭北坡是悬崖峭壁。这条分水岭以北的河谷都走向西北，这大概就是勒富河的河源了。

我从树上下来，回到队伍里。这时太阳西沉，已接近地平线了。人和马都迫切需要水喝，应当赶快去找水。从圆顶子山顶往下走，开始坡度平缓，后来变得陡峭起来。马屈着后腿下山。驮包直往前滑，如果驮鞍上不挂后鞣，早就滑到马头上去了。我们不得
20 不长距离迂回，这里风倒木又极多，下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翻过山口，我们立即进入峡谷。这里的地形切割严重。倒木纵横的深沟，湍急的溪流，布满苍苔的岩石——这一切情景不禁使我想起“瓦利普尔基之夜”^①的场面。很难想象出比这条峡谷更荒

^① 德国民间传说，5月1日前少女妖们在罗肯峰的狂欢之夜。——译者

凉,更使人感到不愉快的地方了。

有时候,路上遇到的山和森林充满了魅力,赏心悦目。使人感到,能永远留在这里该有多好。有时候则相反,山岭呈现出一片阴森而荒凉的景象。真怪!这往往不是个人的主观体验,而是全体队员共同的感受。我多次印证过,每次都得到了证实,确实如此。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周围的环境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苦闷,有点可怕而又可憎。大家对此都有同感。

“没关系,”士兵们说,“将就一夜吧。咱们又不是要在这儿住上一年半载。明天准能找到个快活点儿的地方。”

我不愿意在这里停留,可是没有办法。黄昏已近,应当赶快安排宿营。谷底的急流哗哗地响着,我朝它走去。我选择了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命令搭帐篷。

顷刻间,斧声和人声响彻静穆的森林。士兵们动手拉柴,卸马,做晚饭。

可怜的马儿啊!这里只有乱石和倒木,它们只好挨饿了。不过,明天我们如果能遇到农舍,一定把它们喂得饱饱的。

森林里黄昏一向来得早。透过茂密的针叶林还可以看见西边灰白的天空。可是深沉的黑夜却已降临到地面上。篝火越旺,黑暗中的树丛、树干被照得越亮。山麓乱石堆里的鼠兔被吵醒了,刚要发出刺耳的尖叫,突然不知被什么吓住,急忙躲进洞里,再也不出来了。

我们的宿营地终于渐渐安静下来。喝过茶后,大家分头干自己的事:有的擦枪,有的修理马鞍或缝补衣服。这类活儿总是很多的。士兵们干完后就睡觉了。他们一个紧挨着一个,身上盖着军大衣,睡得象死人一样。马在森林里找不到草吃,回到帐篷旁边,垂下脑袋,打起盹儿来。只有我和奥连季耶夫还没有睡。我在日记本上记载走过的路线,他在修理自己的靴子。夜里十点钟左右,

21 我合上日记本，用毡斗篷裹住身子，在篝火旁边躺了下来。热气随着黑烟飞腾，我们头顶上老云杉树的枝叶被冲得摇来晃去。繁星密布的夜空随着枝叶的摇动时隐时现。树干犹如长长的柱廊，伸进密林深处，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中。

马突然抬起头，紧张地竖起耳朵。后来，又安心地打起盹儿来。我们起初没有怎么注意，只顾说话了。又过了几分钟，我问奥连季耶夫一件事，没听到回答，便转过身去看他。奥连季耶夫已经站起来，用一只手遮住火光，戒备地向旁边的一个地方张望。

“出了什么事？”我问他。

“有动物下山。”他悄悄地回答。

我们两人开始侧耳细听，可是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在森林里，寒冷的秋夜才会这样寂静。突然，一些石子从山上滚落下来。

“大概是只熊。”奥连季耶夫说着就动手装子弹。

“不要开枪！我的是人！……”黑暗里传来了喊声。几分钟之后，一个人走近我们的火堆。

这个人身穿熟鹿皮做的上衣和裤子，头上扎着块包头布，脚穿一双翁得¹⁶，背着个大背囊，手里拿着架枪用的木叉和一支旧的贝尔登长枪。

“你好，长官。”来人对我说。

然后，他把枪靠在树上，放下背囊，用衬衫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在火堆旁边坐了下来。现在我可以仔细地打量他了。看样子，这个人有四十五岁左右，个子不高，长得粗壮结实，显然很有力气。他的胸部突出，手臂健壮有力，肌肉发达，有点罗圈腿。他的脸晒得黑黑的，具有土著人的特征：高颧骨、小鼻子、蒙古人式的眼皮、大嘴和结实的牙齿。深褐色的短髭围着上唇，稍稍发红的小胡须盖着下巴。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他的一双眼睛。他的眼睛是深灰色的，而不是褐色的，目光安祥而又带点稚气。他的眼睛使人